

马原《冈底斯的诱惑》（节选）

这里节选的是开篇部分及其第一、二章的内容。这些段落虽然简短，却足够可以使我们从中领略出马原式风格的独特魅力。

当然，信不信都由你们，打猎的故事本来是不能强要人相信的。

一

我知道这么晚来找你你要骂我，要骂你就骂吧。这次我是非来不可，知道要挨骂我还是来了，我说你到底开不开门？啊？！下雨呢，我不骗你，你到窗前来听听。不是我屙尿，一泡尿哪有这么长久的？哎哎，起来嘛。真的有要紧事，天字第一号重要的大事，是世界最大的事。快开门，我都给淋透了，我打哆嗦呢。别装睡了，我停自行车你才关灯的，你知道我又来找你了。不是扰你，是真有事，真的。

我也是刚刚听说，听了就睡不着了，我激动得心里一个劲儿发抖。这事太重大了，我不能站在雨地里隔着门板告诉你，隔墙有耳。谁故弄玄虚？！骗你是那个。哎呀！我三十来岁的人跟你起誓还想怎么的？我直说了吧，是叫你参加我的探险队，我是组织者也是队长，还有个顾问。我们需要几条枪，两架好一点的照相机，几个有胆子的汉子。你是我头一个想到也头一个来相邀的。我知道你是个有种的。我看过关于你和你弟弟的那篇传奇故事，陆高是那些血性男儿的偶像——你看我在当面捧你了，本来我讨厌这样。我们认识十年，时间不算很短了，我没有当面说过你一句好听的。现在我来找你，你不开门我才说了这句话。也许你以为我也是个姚亮吧。是又怎么样呢？虽然我不是。姚亮讲了关于你和陆二的故事，姚亮使我们知道了你，为了这一点我感谢姚亮。

可我一直闹不清楚，姚亮为什么要说——

《海边也是一个世界》

呢？我不明白这个“也”字是什么意思。莫非姚亮早知道陆高将来要上大学？知道你大学毕业要到西藏？知道注定还有一个关于陆高的故事：

《西部是一个世界》

不然为什么姚亮要说：海边（东部）也是个世界呢？姚亮肯定知道一切。天呐，姚亮是谁？

二

这是穷布。穷布不会说汉话，而你们不会说藏话。你们喝茶。晚上我刚把这件事讲给姚亮（为什么又是姚亮），他就向我讲了你和那条狗的故事，那是个很动人的故事。我们还是谈眼前这

开篇即暗示故事的虚构性。

悬念设置。

谁在故弄玄虚？
揭开一个悬念的同时设下另一个悬念：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探险故事呢？

一篇小说中提到另一篇小说：互文性笔法。

看似真实的人物姚亮渐渐现出不真实的一面。

件事。你们连夜来了，说明你们很激动，我也一样。我五十岁，常言道已经是知命之年，我是老十八军的，五零年进藏，不用细算你们也知道有三十三年了。进藏的时候我还是个小鬼，刚穿上军装，穷布你喝茶。不，我不想回去。第二次内调名额就有我，我不打算回去，我要求留下了。我有胃病，没有老伴儿，我没结婚。你们看，头发也快掉光啦，说好听一点要叫谢顶，其实我知道人家背后叫我什么。大秃瓢。人到这个年纪叫什么也没有关系。我在这习惯了，这里安静，可以完全不受干扰地看书写东西。我知道你们笑我，笑我是个徒有虚名的作家。是的，我有很多年拿不出作品了，我的剧本都是五十年代的，用你们的话说是唱颂歌的。我文化水平很低，当兵前只读过三年私塾，当兵以后又补了补文化课。我也是穷人家出身，是共产党把我教育成人，我当然要为共产党唱颂歌。这是心里话。喝茶。

我不抽烟，也没预备烟来招待你们。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抽烟。刚才扯远啦。在自治区里，我也算个所谓老作家了。是年龄老了，作品可不多。开始在部队文化工作队编节目，相声快板书都搞过，是关于部队生活的。后来搞过一个独幕剧，得了军区文艺汇演二等奖。转业以后就留在自治区文化局当创作员，也完成了一个三幕剧，那是五七年的事。七百年谷子八百年糠，都是老仓底子。这些年，除了日记我什么都没写过，说来你们也许不信，我连信都没写过。没有人好写，小时候爹妈就都死了，还有个姥姥不识字，我从小跟姥姥长大。你们看，这些年写了十三本日记，没有社会上的大事，都是我个人的琐碎事。我不愿意找麻烦，谁知道哪次运动搞到我头上，抄家给抄去可就不是闹着玩的了。

前年我收拾旧东西，找出张国华军长和我们文工队的合影照片，也找出那张奖状，我觉得该写点东西了。我这些年白吃了人民的粮了。我又开始写东西，可是不知道写什么，我过去写的是剧本，我还是想写剧本。那不，搞了两年还没有眉目。我写了七遍稿，连自己也不满意，也许还要写七遍。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部作品了，我力争写好它，我写的是强曲坚赞，是历史剧，我很喜欢这个藏民族的英雄。他是元朝皇帝册封的大司徒。这些年我唯一的收获是学会了藏语藏文，接触了藏族各阶层的人，大贵族、热巴艺人、农民、牧民、商人。我在各阶层人士中都有朋友。穷布是我猎人中的朋友，是个典型的西部硬汉。我征求了穷布的意见，他同意我把这件事讲给几个可以信赖的青年朋友。姚亮是队长，穷布是第一个队员。

联系第一章：到底谁是队长？

编者推荐：

《冈底斯的诱惑》作为马原小说的代表作，体现了“马原的叙述圈套”。

故事叠套、悬念设置、视角转换无一不是“马原体”的最佳注脚。这种非逻辑的叙述风格，在最本质的层面上，实际上体现了马原特异的真实观念。在马原看来，生活本身便是一个缺乏逻辑的过程。小说陈列各种事件的写法，实际上也贯彻了马原对现实的“还原”方式。在马原小说中呈现出来的这种现实生活的无逻辑性，打破了历史决定论赖以立足的认识论基

础——因果规律。现实或历史的存在具备很多偶然性，它并不一定在“逻辑”的框架内出此因彼果的联系方式。历史决定论对于历史事件的解释，却大多根植于这种线性因果关系的阐释中，任何一次事件的发生都是此前许多事件综合或质变的产物。在马原的小说中，历史决定论对生活现象的解释则失去了有效性。马原更加看重对共时性空间中生活现象的还原，他不是在线性时间的框架内，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进行叙事，而是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消解了叙事的时间性，转而强调文本的共时性特征。

对于当代文学而言，马原的意义就在于，通过“从必然性崇拜走到偶然性崇拜”，继而以现象崇拜替代了历史崇拜，马原已然对当代文学中普遍存在的传统历史真实观和历史决定论构成了挑战。

作者自白：

我的方法是不逻辑的。我甚至以为发明逻辑这个词汇的人（外国的中国的都在数了）该死在娘肚子里。正如我说，我以为发明“混沌”的汉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智者一样。

……我深信今天以后的读者的大多数不再需要以训诫为要义的小说，我深信一个作家的自身修养达到什么程度他的作品就会呈现什么程度，他大可不必再人为地去把自己深刻化，而作家选择的方法应该是对他的阅读对象最具效果的方法，我想那就是生动可读的故事形态的方法，我今天取的也是此种方法。

——《方法》，《马原文集》（4），作家出版社 1994

经典评论：

在我的印象里，写小说的马原似乎一直在乐此不疲地寻找他的叙述方式，或者说一直在乐此不疲地寻找他的讲故事方式。他实在是一个玩弄叙述圈套的老手，一个小说中偏执的方法论者。

——吴亮：《马原的叙述圈套》，《当代作家评论》1987/3

无论马原是否得到足够的褒扬，人们至少可以从舆论之中证实，马原已经成功地扮演了一个始作俑者的角色。

——南帆：《再叙事：先锋小说的境地》，《文学评论》1993/3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